

飞檐镇朔 鼓楼辰迹

四楼拱卫，登高望远看文脉，岁月悠悠，晨钟暮鼓500年。鼓楼和钟楼往往代表着一座城市厚重的历史文脉，如北京钟鼓楼、西安钟鼓楼、大同钟鼓楼……它们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，向世人诉说着“晨钟暮鼓”的时空秩序。《相遇·大同》这一期登大同鼓楼，感受鼓声穿越时空的城市记忆。



(图片为资料图)

晨启市、夜闭户、夜间报更。在钟表尚未普及的时代，鼓楼的核心功能是报时与城市管理，同时兼具军事防御、治安监督、仪式庆典等作用。据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明代李贤《大同鼓楼记》记载：“更

鼓所以代人之目者也……为十数万人所听闻。”大同鼓楼，又名更鼓楼，位于平城区永泰街中段，这座高约20米、东西长17.65米、南北宽14.55米的十字歇山顶的三层楼阁，由当时的3位官员主持建

造，王越统筹监察、杨信负责军事工程、李福管理民政，最终在1463—1464年间完成了这座兼具实用与象征意义的地标性建筑。他们或许未曾想到，这座用于报时的建筑在它建成562年后的今天，

依然矗立在永泰街中段，成为大同最坚韧的历史见证者。

今日我们进入鼓楼，底层的青石砖块古朴厚重，车辙痕迹明显，原有十字穿心门洞贯通四方街衢，行人车马可纵横穿行。鼓楼中传说有一面鼓是“人皮鼓”，这就不得不提明代恶霸王龙的故事。王龙我们曾在“欢乐街”的故事中讲过，他作恶多端、妻妾成群，尤其残忍的是他喜欢吃“汤褪驴”，就是把小毛驴围在柴堆中活活烧死来吃肉。正德皇帝微服私访听闻王龙恶迹，最终以王龙“涂炭生灵，食汤褪驴，天理难容”的罪名将其处死，剥下他的人皮蒙在鼓楼的大鼓上。据说从此鼓声就变成了“汪隆（王龙）……汪隆（王龙）”的声音，意为王龙永世挨打，而他的骨架则镇压于鼓楼下遗臭万年，这也是大同鼓楼的鼓声与别地不同的原因。

鼓声回荡着王龙的警世哀音，更承载着大同百姓对正义的朴素信仰。穿行其十字门洞，如同穿越时空——脚下是恶霸骸骨化尘的传说，抬眼便是“云开春晓”的太平愿景。作为大同的一处地标性建筑，鼓楼延续“晨钟暮鼓”的文化意象，更见证着大同从军事重镇向文化名城的华丽蜕变。

王东蕾

世说

任翔宇

鼓楼·乡愁

鼓楼对于一座中国来说，不稀奇，但是很有味。

北京的钟鼓楼让何勇唱出了单弦与摇滚奇妙碰撞下的新老京都脸谱，北京的鼓楼在赵雷的歌里是慵懒迷茫的身后背影。西安的鼓楼、南京的鼓楼，是古都城市的注脚，大同的鼓楼，是上述这一切，以及宠辱不惊五百年来往往得失俱忘一方云卷舒舒。

大同鼓楼创建于明代，清代顺治、乾隆年间两次修整，外观呈方形，面阔、进深各三间，底层砖石砌成，中为十字穿心门洞，行人可纵横通行。这座三檐楼阁

的下两层是木结构建筑，上层置大鼓面，旧时晨钟暮鼓声震古城及近郊四乡。大同的鼓楼，因为正德皇帝而传说佳话远播，大同的鼓楼，因为城市轴线而熙熙攘攘人潮涌动。

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灵魂，就大同的鼓楼来说，在古城复建的历史街区和钟楼、魁星楼、太平楼环绕中，还能找到老大同人生活影子的地方，恐怕只能是这里了。欢乐街，九楼巷，万字街，太宁观，消失或者衍变的巷陌胡同，古老城墙的遗存，善化寺飞挑入云的瓦檐，都是鼓楼的时代参照，静静守望着一代一代的过客，

见证着一代一代的岁月。

鼓楼从一个报时的功能建筑，到如今定位的地标建筑，除了古建的价值，还有人文的情怀不容忽视。鼓楼代表着一个市井江湖，周遭古老的街道重换了新颜，市民的衣食容颜换了一茬又一茬，鼓楼不仅是游客的打卡地，也是市民约会逛街、散步遛弯儿之地。曾经的记忆依旧清晰，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依旧按照自己的喜好在继续，大同的鼓楼接受时代带来的各种现象碰撞，大同的鼓楼，也容纳每种情感每张面孔带来的百感交集。

所以鼓楼不仅是连接鼓楼东西街、永

泰武定街的一环，更是不同时间轴所承载下的生活事件烙印。声闻四达，这是一座有格局的建筑，也是一个与北京、西安、南京、福州等城市一样把时间与空间收拢一身的文明节点。我们当然要看它曾经历的历史，我们更要看它所要面对的现在和未来。

大同鼓楼，是为你我而留。
大同鼓楼，应该有一首歌来吼。
大同鼓楼，是大同人的乡愁。



徐永昌的桑梓密码

朝天吼守卫忠魂，忠厚堂空忆白云。一根华表折射出徐永昌将军的家国情怀、民族大义。探访完他的家族墓地后，我们又辗转找寻他所生活过的故居，据资料记载，原李王庙街24号的樊家大院曾是徐永昌一家生活居住过的地方。然而，时过境迁，故居早已改换新颜，最终我们在鼓楼西街附近大致推测出这里便是曾经的樊家大院。时光回流，一段尘封的记忆即将开启。

徐永昌虽家贫，但在五岁之时便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认字，七岁时入塾受业熟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奠定了良好的旧学基础。童年的学习虽困顿但有幸得到大同巡

官樊荣的救助，当时徐氏一家人栖身于樊家大院多年，原李王庙街24号东耳房，这是徐永昌在大同居住过最久的一座院子，也是他离开大同前所住的地方，在这里徐永昌感受到了人世的温暖。曾经的文章中我们讲过成为孤儿的他，流落街头有幸被书记官徐椿龄收留，看似命运眷顾但实则却是因自身踏实勤俭。当时士兵初到大同，外出贪玩，书记官年岁已高，呼茶唤水，往往无人应声，徐永昌却任劳任怨，常为先生端茶倒水，这才有幸被收留，从此走上军旅之路。从军时更以“整洁自律”赢得长官厚爱，夏日徐永昌常于溪边浣衣晾晒，官长也常示范说：“徐永昌是发一套服装的马

夫，却比你们发两套服装的兵整洁得多！”

从军之后，虽远离故土，但桑梓情节难忘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清廷命徐永昌所在部队镇压大同革命军。他因“不忍向父老乡亲开枪”，毅然拒绝参战，申请留京改任新兵营哨长。1932年大同县图书馆迁馆，徐永昌以省主席身份题辞祝贺，推动地方文教传承。晚年在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及大同：“栖居在樊家大院的日子就如同‘乱世温情的灯塔’。”“每见塞北云起，便思兴国寺松涛。”

思念终有回响。多年之后，命运的齿轮让两地的故人重逢相遇。2017年夏初徐永昌的嫡孙徐良治回大同寻根在兴国寺附

近的华表前深深祭拜之后，80岁的樊荣孙女樊素娟突然到访，徐良治一声“樊家姑姑”的呼唤，让在场者无不动容，当时的东耳房旧居尚存。这场相遇让两人虽是初见但又显得亲切熟悉，他们相拥之时，故人与故人、故土与故乡在这一刻融为一体。

幼失怙恃，知民生之艰；樊院庇身，铭恩义之重；兴国修坟，践孝悌之道；拒战桑梓，守仁者初心。大同之地，是徐永昌幼年记忆中的精神原乡，更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之地，而如今鼓楼西街游人如织，孩童打闹嬉戏，白云幽幽之下，天空依旧湛蓝，街巷中仍流传着抗日名将徐永昌的传说……

王东蕾



关注大同日报融媒视频号
看更多精彩视频



关注大同日报抖音号
看更多精彩视频



关注大同日报传媒视频号
看更多精彩视频



关注大同文传公众号
看更多精彩花絮